

迷惑之網

烏比特著
單錦蓉譯

新文艺出版社

迷惑之網

馬克斯·韋伯
著 尹建群 譯

磨房出版

迷 惑 之 网

[苏]烏 比 特 著

单 錦 蓉 译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 1958 •

Андрей Улит

В Шелковой Паутине

本書根据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4 年版本譯出

迷 惑 之 网

[苏]烏比特著

单錦蓉譯

*

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号 1695

开本 850×1156 耗 1/32 印张 12 1/2 插页 3 字数 276,000

1958年6月第1版

195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8,500 定价 (6) 1.20 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系拉脫維亞作家烏比特所作。作者借楊·洛別日尼克和馬爾登兩兄弟所走的不同道路，赤裸裸地揭露了庸俗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楊的極端個人主義。他空具才華，醉心虛榮，甘作資產階級的附庸。當革命風雲籠罩大地時，他鑽進了革命行列，一度成為革命者的同路人。但他逃避現實，害怕鬥爭，改不了他那追逐名利不擇手段的野心家本質，盡力攫取身旁的每個時機來滿足自己的私欲。最初他自慶得與楊遜太太相狎昵，以為找到了進身的階梯，後來他又玩弄、拋棄了放蕩的女工愛瑪和痴情的富農的妻子席丹尼亞，並且始終視一心幫助他進步的齊爾瑪的純潔友誼如糞土，終於當他幸邀莊園管理人的垂青之後，就攀着管理人女兒的石榴裙爬上了“老爺”的彈簧馬車座，厚顏无耻地去過資產階級豢養下的腐朽生活。



烏 比 特

ACN/31/04

序 言

安德烈·烏比特著作的洛別日尼克三部曲的第二部長篇小說迷惑之網于一九一二年首次出版，著者在本書中繼續敘述關於洛別日尼克家族——老洛別日尼克之子楊和馬爾登^①的生活，他們離開了烏煙瘴氣的、精神上受到奴隸束縛和宗教欺騙的小農舍，走進城市。

安德烈·烏比特早在本書問世之前就已經成為拉脫維亞文學界民主和寫實派的主要作家。拉脫維亞的工人運動到那時已經克服了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後暫時茫無所措的情緒。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工人運動熱潮的新高漲，使拉脫維亞文學界的民主趨勢得到了鞏固和壯大，在日程上提出了與工人階級革命鬥爭直接有關的無產階級藝術的創作問題——這種藝術，繼續了萊尼斯的詩中那種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傳統。

安德烈·烏比特在這些年代中成績卓著地致力於全部文學作品的風格問題。洛別日尼克三部曲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新的源流出版後，迅速成為拉脫維亞民主文學中最受歡迎的作品之一。安德烈·烏比特在他開始的幾本短篇小說集（小喜劇，一九〇九，一九一〇；忧虑，一九一二，以及其他小說集）中，以辛辣的手法揭露出小市民的動態，証明了安德烈·烏比特這位短篇小說家具有獨特的技巧。他用各種武器與反動勢力進行鬥爭。例如，題名女人的長篇小說（一九一〇）和獨幕劇女巫（一九一〇），以及

所发表的政論和单行本Дзмитровес Вестнесис② 和它在拉脫維亞社会中的作用(一九一一)都揭露了丑恶的資產階級道德。他不仅写出許多卓越的时評政論,而且还写出諷刺喜劇超人(一九〇九),进行反对拉脫維亞文艺頹廢派。他初次嘗試在艺术形象中反映工人階級的生活以及他与叛徒所作的斗争(剧本号召和响应,一九一一),也是在这个时期。

安德烈·烏比特密切地注意着高尔基的創作和社会活动,他在拉脫維亞报刊上热烈地支持高尔基跟陀思妥也夫斯基的信徒之間的斗争;广泛地宣傳他的关于只有人民才是全部文化珍品的真正創造者的主張。安德烈·烏比特早在一九一二年就发表了关于高尔基是新写实主义的奠基者的意見。

烏比特緣自高尔基而来的許多特点在小說迷惑之网中到处都可以見到。高尔基对个人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对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庸俗的妄自尊大的憎恨都渗透在小說盐田中。烏比特象高尔基那样,坚持不懈地一步紧一步地注視着主角楊·洛別日尼克的自我中心主义在思維上和行为上的发展。

楊·洛別日尼克从父亲家中俯首貼耳的和宗教欺騙的空悶气氛里掙脫出来,在距离里加不远的^{一个外省学校中以青年教师的身分开始自立活动。但这里的环境和家中一式一样,同样充滿了宗教的狂热。狹隘愚蠢的老教师}沙勒明每天对孩子們灌輸神学。楊虽然渴望自由和豪放,梦想富有成果的教師工作,然而,他落在冥頑不灵的小市民沙勒明主办的学校里,遭到了精神上的貧乏、愚昧和漠不关心。

① 安德烈·烏比特:以往的阴影,国家文学出版社 1953 年版;新的源流,国家文学出版社 1953 年版。

② 祖国公报。

楊·洛別日尼克不慣于向所遭遇的不幸作堅決的鬥爭。他遁入自己幻想的世界中，希冀遺忘這種遭遇，逃避生活中的困難。在他幻想創造的夢境里，仿佛無限光明、溫暖和遼闊，而認為他自己是個剛毅、勇敢和強大無敵的人。

楊在沉悶無聊的時日孤獨地寫詩。但是詩的內容也同樣充滿他對升遷、致富、榮耀的幻想。

楊在里加一個家資雄厚的房產家兼富商楊遜家中充任家庭教師，他逐漸接受了主人們的思維方式和作風。他因楊遜家中豪華的陳設而欣悅，他喜愛自己那間糊着金黃色壁紙的淺玫瑰色房間和房間內的馨香，他幻想能變得和驕傲的統袴子弟拉普一樣，於是尽心竭力地去仿效他。

楊沒有領悟到他自己變成了小資產階級唯美主義者，僅重表面的光滑漂亮。他的精神視線僅及於外表形式。他的哥哥馬爾登是正確的，當時他即指出：楊雖然空具詩人的才華，但他的靈魂是墮落的。

馬爾登勸楊拋棄楊遜家中的庸俗環境去從事真正有益的勞動事業。但是楊固執地不同意。只有在東家把他一脚踢出門去以後，他才到工人隊伍里來找避難所。可是在東家還未把他驅逐出門之前，他曾經千方百計地設法使他在資產階級之間被認為是“自己人”。然而，不管他如何盡忠報效，老爺們並不承認他是自己人。就凭他那過份強烈的浸透着牲畜圈氣味和汗臭味的衣著，老爺們就分明知道他只不過是個賣身投靠的奴才而已。並且馬爾登也不只一次地對他闡述過這個道理。但狂妄自大而又毫無遠見的楊無論如何也不能領會這一點。所以每當東家對他施以恩賜和唾他的面孔時，他一再莫名其妙地向自己提出一個同樣的問題：“那麼我究竟是什麼人，——與他們平等還是仆

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于是，庸俗的理想陷入了“迷惑之网”，楊·洛別日尼克終於成了典型的小資產階級个人主义者，成了資產階級的寄食者。

在安德烈·烏比特之前，从无任何一个拉脫維亞作家能够如此深刻地观察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心理，能够如此确凿有力地把庸俗利己主义者的全部复杂动机揭露无遺。同时，应当郑重地指出，现实主义者烏比特揭露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心理上的畸形現象，他从来不把它当作例外，而是一直以为統治階級下的社会产物。

正因为如此，拉脫維亞的資產階級文艺学家和批評家才那样刻骨的痛恨拉脫維亞文学中最偉大的现实主义者，既非难他为粗暴的自然主义者，又說他有偏見，憎恨知識分子。非常明显，这些評論者正和楊·洛別日尼克一样，他們以泰然自若的姿態檢食資產階級桌上的殘羹剩飯，看見烏比特小說中反映出来的自己的貧乏无力和局限性是那么不受用。烏比特把他們全部丑恶的个人主义、自我中心主义、机会主义和頹廢現象在人民面前陈列出来。

安德烈·烏比特以巨大的现实主义力量和真实性描写楊·洛別日尼克在充任家庭教师时期，被东家驅逐出門后寻找避难所，来到无產階級有組織的革命队伍时的典型小資產階級代表的生活。

一九〇五年临近了，工人运动的革命高潮发展和扩大起来，这个高潮甚至連被資產階級驅逐出来的庸俗的知識分子楊·洛別日尼克也被吸引过来。他不乐意地抛弃了胸衣，割爱了銀飾头手杖，穿上斜开襟衬衣。現在从他的談吐中也可以听到反抗性的言語了——楊暂时成为了革命的同路人。

是的，仅仅是同路人，并且也仅仅是暂时的同路人。他虽然有时叫嚣得比任何人都凶，但实际上他还与先前一般无二，还是一个小市民出身的人，他反对资产阶级的想造反的心理并不是阶级意识促成的，乃是因为个人的耻辱，其中包括他在楊遜家中受到的欺侮。

他自己的行动是从浓厚的个人利益和动机出发的，每逢情况对他有利时，他总是飞快地改变过来，重新转到资产阶级阵营里去。

楊写反抗资产阶级的诗，给工人们作报告。但报告却是用浪漫词句堆砌起来的。这是乱七八糟的和毫无任何具体内容的报告，与其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报告一样，实际上是与工人阶级斗争背道而驰的。听众激烈地批评楊的言论，最不留情的是他的哥哥馬尔登。他揭发楊，说他是个在宗教黑暗势力和低首下心的气氛里教养出来的农家子弟，被小市民阶层的环境败坏堕落了。

按照馬尔登的说法，楊这个受尽愁思折磨的诗人，是以利己主义者、投机者和钻营者的肤浅眼光来观察革命的。

馬尔登指出楊的吹嘘是畏缩的假面具。他把楊称作烟幕者，是浪漫的小丑和空喊家。对于他，主要的不是事业，而是围绕事业的叫喊，为了满足他永远感到不满足的胜过别人的意图，在这样的叫喊中，他的声音一定会超过所有人的声音。

与所有目空一切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一样，楊现在已经不能接受批评了。他从自觉的工人的批评中得出结论，认为在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中间不能坐第一把交椅，于是他便设法在缺乏意识和耽溺于庸俗习气的工人克拉斯特家中使自己饱受欺凌的自尊心得到满足。这个家庭中所有的人都一致赞赏他的智慧和才

能，自然这种贊賞迎合了他优越于任何人的自我中心主义的意图。

安德烈·烏比特以渊博而深刻的心理描写，指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深信自己无法利用工人运动达到自己利己主义目的时，就从无产阶级战斗陣营中潜逃，而且还掩飾这种潜逃。

当忠于无产阶级利益的知識分子——教师齐尔瑪、葛拉烏德和卡科騰——对于楊的庸俗行为和脱离革命工人运动的行为加以責問时，他竟彻头彻尾厚顏无耻地夸耀着各式各样的小資產階級个人主义和尼采无政府主义的口号。

毫无疑问，楊·洛別日尼克反对工人运动的基本思想是小資產階級个人主义者反对革命的社会民主階級所領導的无产阶级斗争的无謂騷动。这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反对壮大起来的革命运动的典型騷动。

楊·洛別日尼克背弃了城市的革命工人，回到了农村。他企图使自己确信自己跟土地有关，正應該在农村中一試自己的力量。与他早已毫无共同之处的父亲愉快地逢迎着他，以为他一切都好，胜过馬尔登。但楊不久就从父亲那寒儉的住屋搬到闊邻居鮑德涅克家里去了。在这个有錢的富农家里，象在任何地方一样，他可以安排舒适享乐的生活，生活得又滿足又懶散。此外，鮑德涅克的妻子——女市僧席丹尼亚更使他馴順得五体投地。

但是，他覺得革命的来临是不可避免的，楊·洛別日尼克开始在家乡中怀有不滿情緒的人們中間宣傳起来，他上填沼澤地的挖土工那里去“喚起他們的階級覺悟”。但富农鮑德涅克一責罵楊，楊立刻就去进行友好合作和階級斗争沒有必要的宣傳。

当楊·洛別日尼克剛剛具备了沿着資產階級的幸福梯子向

上爬的新可能的时候，他就毫不犹豫的与自己的情妇席丹尼亚断绝了关系，急忙到庄园管理人米耶尔先生家里去做招赘女婿了。这才是真正生活开始的时候哪！现在不必再背着自己寒酸的行囊从一处搬到一处了，现在可以舒舒服服地伸直腿坐在岳父的彈簧馬車里，他觉得自己到底当上了老爷。他的真正的智慧，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是遵循着“正宗的利己主义”的道路在他遍受艰苦和經驗之后才走上了“康庄的生活”大道。

在通往庄园的大道上楊遇見了馬尔登，他厉声向楊喊：“去吧！可是，要当心，別走回头路，脚下別摔跤……”

*

*

*

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前，由于資本主义在拉脫維亞的发展，使許多农村小生产者舍弃了土地搬进城市，加入了工业的无产阶级队伍；在他們的心理上和思想上都起了根本的变化。

以前馬尔登住在农村时，他是个軟弱无能而又优柔寡断的人。他在里加跟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起努力奋斗和劳动，变成了一个勇敢坚强的人。甚至在他到大房产家兼富商楊遜家去看楊的时候，他竟严厉地駁斥了資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他也尖銳而毫不留情地揭穿自己弟弟楊在东家面前的搖尾乞怜和卑躬屈节。馬尔登对于調和分子和資產阶级的走狗是絕不寬宥的。

然而，馬尔登·洛別日尼克还保留着农民小私有者的殘余心理。他感到革命临近了，准备迎接革命，但同时又担心他和其他象他一样的工人不善于正确地指导革命，获得胜利。他把自己和与自己类似的其他人們，都看作只不过是稍为吸过一些工厂煤烟的农民，这些人既沒有足够的革命意向，又缺乏无产阶级的鍛炼。确实，小資產阶级心理上的因素有时就表现在馬尔登的缺乏信心和怀疑的态度上。他时常在农民的关系上发表机会

主义演說。在艰苦的时刻，馬尔登陷入了畏縮和悲观失望中。

馬尔登还没有成为一个完美无缺的无产阶级战士，就是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事变的当时也没有做到。关于这一点，著者在三部曲的最后作品长篇小说北风中加以叙述。

*

*

*

烏比特著作的长篇小说迷惑之网在拉脫維亞文学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这本书帮助了拉脫維亞的民主力量，使之深刻地認清了作为个人私有制观念的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面貌。

安德烈·烏比特在楊·洛別日尼克的形象上用深刻了解生活，巨大艺术力量，透彻地反映出拉脫維亞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阶级的走狗和食客。著者在小说的艺术形象中明晰地和准确地揭露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典型代表的思想和心理。

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以及他們的矛盾心理，在安德烈·烏比特的其他作品，如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戏剧里都可以发现。

安德烈·烏比特用艺术家細心的和探究的眼光研究了在不同情况下的小资产阶级和小市民——不論在革命高潮的时期，不論在革命进行的年代；不論在城市，不論在农村。他的视野里，从来没有放过这个阶级的代表人物，并且經常观察他們，时而冷嘲，时而热諷，时而激怒地以諷刺的鞭子鞭撻他們。

安德烈·烏比特的小说迷惑之网在目前还未失其现实性諷刺的影响。他教导憎恨工人阶级的叛徒和敌人，帮助克服殘存在人們意識中的资本主义余毒。

К. 科拉烏琳

迷 惑 之 网

主要人物表

楊·洛別日尼克——簡稱楊，本書主角。

馬爾登·洛別日尼克——楊的哥哥，工人。

老洛別日尼克——楊的父親。

沙勤明——鄉村小學校長。

瑪麗雅——鄉村小學廚娘。

楊遜——富商。

楊遜娜——楊遜太太。

嘎利——楊遜的兒子。

阿涅塔——楊遜的女兒。

拉普——大學生，阿涅塔的男友。

莉扎——楊遜的女仆。

維加諾夫斯基——楊遜的朋友。

別爾柯恩——民族報社編輯。

葛蕙琳·齊爾瑪——工廠附屬小學女教師。

葛拉烏德——工廠附屬小學負責人。

卡科騰——工廠附屬小學教師。

老克拉斯特——老工人。

阿烏斯特拉·克拉斯特 } 女工，老克拉斯特的女兒。

愛瑪·克拉斯特

克倫別爾格——鐘表匠，愛瑪的男友。